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錢樾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脈

校對官庶吉士_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_臣孟照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辯五

大禮問辯

潘希曾

或問禮官之說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

夫設也

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

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

君不與族人為宗

也

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陳澥集說為君有絕宗之道

為人後為繼大宗設也

喪服傳為人後

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

君無為人後之禮也

魏明帝詔禮王后無

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然禮無王后無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後大宗之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亦必以適長入繼可見

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理也亦

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

見中庸章句

而為人後者有大功焉小

功焉

見喪服傳

故知後大宗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

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

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是屬乎子道也

仲嬰齊以

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

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

見禮運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

而胡

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

惡乎可

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羊先禰後祖之說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

近世人

主禰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道嘗受命為後擬諸宗法庶

乎其可也

若漢哀帝以猶子為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為仁宗後之類

非此類也何可比

而同宗法耶

若商仲壬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曾孫光武以從祖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為之子

然則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汨也

如父不可曰叔姪不可曰子之

類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不躋于君也

如僖公繼閔公僖雖兄臣

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于閔上

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

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

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

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于君上

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

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

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

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

其小宗而師丹司馬光程頤朱熹之說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親之語則將視所生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

至恩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帝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說為非宣帝得稱父為皇考而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譏為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為失禮但宣帝於昭帝為姪孫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父矣此亦拘於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定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仰惟我皇上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

之即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

先君其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

假如興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

君而繼其統

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武

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為繼耶

或以宗廟無禰為疑然事有常變漢

宣時亦無禰廟况孝宗廟在禰廟之班乎

由此言之興獻帝聖考也興國太

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

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殊稱矧

我皇上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

禮乎

或疑此非尊無二上之義殊不知興獻帝本處臣道又謚號視列聖少戢又不敢稱宗何嫌於二上

設宗藩入繼欲併崇其祖却難蓋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己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歷于創業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有間據先王制禮父服三年祖墓曾祖三月亦自有差等

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

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制顧不得祭

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盍亦上聞歟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

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或胎患也故為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怪辨 丘雲霄

丘子遊山與翁子夜宿武夷之高明樓中夜有怪作人語倚門不進曰同遊不樂乎何睡之蚤也丘子應之曰我戴晨而遊抱日而歌汝胡不吾和而同吾樂胡深暮而來也怪應曰不能丘子亦應之曰我亦不能怪嘆而

去丘子就睡翁子蒙頭屏息不敢語明日路問丘子曰
物之常人之怪也人之常物之怪也翁子曰語胡而通
丘子曰物常其常我亦常其常耳翁子曰能役乎丘子
曰彼不能變怪而常所以物也我不能變常而怪所以
人也翁子曰能害乎丘子曰彼之于我猶我之于彼也
翁子曰能去乎丘子曰天地自然之理爾理可去邪翁
子之疑釋

醫辨 丘雲霄

藍子者學于老氏澹然于物外而嗜于醫或告之曰是亦欲焉已耳夫情有所偏重志有所定趨而能謂無欲邪吾聞有道者心無所係而適適爾也藍子曰執術以求直天下之通志也役役焉耳吾將工于濟而不工于報也吾將得術而忘術也吾將一物我而忘之欲天下皆我忘也吾將以求仁也而子謂欲不亦異乎君子于是乎多其能術于時或有病氣者鳴而走痛治者曰痰熱中鬱氣由邪道耳劑之寒而疾日益或又曰鬱乘温

則散抱寒則窒乃劑之溫而疾日益藍子曰二者不知
中和之道也溫涼並施寒燠兼劑夫誰而憂治丘子曰
有是哉子之昧也吾聞醫之道輔其弱抑其強而已矣
何有于是藍子曰人之一身猶天地也天地之氣陰陽
而已矣在人之氣寒燠而已矣陰陽相勝則天地疾寒
燠相勝則一身疾善者調而和之是故天地之氣和則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萬物不疾
人之氣和則六脉不亂五內不傷九竅不窒七情不鬱

而百體不疾夫益弱而損強治之善政也益之益之弱將強至損之損之強以弱德是豈利于和物之道哉是故善將者無定筭趨其利于勢則強弱皆精兵也善治者無定法趨其利于從則善惡皆馴民也善醫者無定方趨其利于性則寒溫皆和劑也故曰膠漆之子不能授以弄丸之巧藜藿之家不可語以大烹之調無他所執者固而所知者拘也丘子懼然曰達子之說可以使功可以使過可以任賢而位能相之道在是矣作醫辯

小宗辯

羅虞臣

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
禰為小宗夫繼禰之為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
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已為小宗也是故繼禰之
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
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之伯叔兄弟共宗
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
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于五

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為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
祖其祖為宗其得各自為宗可也謂其為與高祖異也
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為限服盡
也服者先王所用為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
盡親盡則廟毀故曰高祖遷於上宗易以下此之謂也
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為五考諸禮經原
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為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
人將誰適從此決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曰

宗其為高祖後者為高祖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
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此固
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為宗小宗以高祖為宗宗至四
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
子支子不為宗得為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
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
言則為繼禰自其終言則為繼高祖之傳嫡下及玄孫
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為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

世為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之止一嫡耳
序之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為宗故曰宗法
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
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
人之族數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
不同者吾為嫡可以主吾高祖之祠不可以主高祖叔
之祠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
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

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為四
曰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
猶裘之無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為
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為其祖宗嫡之
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為其曾祖宗何
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
嫡孫始得為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為高祖
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

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于尊也祭同廟享
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
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于同堂之上是故無奪
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嘗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
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
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
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
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

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偏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為四項是惑于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故其宗亡而虛存繼曾之嫡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祖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則當以祈之弟福福之子宗夔為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為其曾祖立宗既為曾祖立宗則洵祖

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
為其祖立宗今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充洵之說是
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之小
宗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
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
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
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東海若之臭瓠辯

孫七政

東海若之臭瓠其穢其狹其幽冥其安故不遷為糞壤
為螻虻為堅石柳州先生述之備矣一日東海若見柳
子之文而驚曰噫嘻乎予何忘是臭瓠之臯不誅逾千
年也乃議流之西弱水流沙之域沈溺墊沒隨風流行
達之八紘之表以禦魑魅無得汙于此中國戒行有期
東海之波臣聞之則介雲將師而謁諸東海若曰以
臣觀之東海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譽如臭瓠之德
者而若一何誅之暴也東海若復大驚曰怪哉臣胡瞽

亂若是有說則臭瓠并生無說則波臣并死波臣仰而
笑俛而嘻而言曰臣安敢無說哉夫臭瓠之德亦極汚
穢耳顧能自安其穢不敢以穢大海也自安其狹不敢
以狹大海也自安其幽冥不敢以幽冥大海也及若欲
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之清流也則瓠自
安其分突然而往終古不敢言變其德者彼豈不知冥
腐之可畏清明之可泥而思一日自洗濯其惡哉誠內
顧其德不敢以自同於清流耳且以是瓠而浮遊大海

也大海不加汚焉益足以昭若之大揚若之芳馨予故
曰東海之中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譽如臭瓠之德
者若縱欲誅是獨不見東市之贅蛙乎夫東市之井有
賈禽焉為賈於東海之濫括据拊茶羽尾譙脩為巢六
十年而始克家東海之百貨咸輳積以累鉅萬計而禽
之贅為井底之蛙思欲盡攫井禽之室而無由也乃螻
虻於井禽之腹糞壤於井禽之役堅石於井禽之蓄藏
靡不甘也靡不忻也以蠱井禽之家於是果盡攫井禽

之室不遺錙銖窟而藏之井此亦足以污蟻其身矣猶未也而乃幻為淫哇之音安忍為之以亂井禽之嗣使井禽之鬼為若敖氏此亦足以污蟻於物矣猶未也而乃澎腹攘臂而怒號於井梁曰予蛙之德莫馨若世皆穢予蛙之德莫廣若世皆狹予蛙之德莫明且達若世皆幽冥且拘躑躅而噫氣恣睢而滿意適一鷓鴣之禽過而憐之呀之曰來汝井蛙予將濯磨汝於東海之清流矣則復澎腹攘臂而嚇之曰東海之波孰清流予者

得予之清則鷓鴣之腐鼠皆鸞鳳之食矣汝疾去毋亂
吾業鶴雛之禽為弗聞也者而去之曰彼井蛙之王長
也而亦天之戮蛙也然則東海之臭瓠特形累耳未若
東市贅蛙漸於肌浹於髓腊於腎腸沈錮於膏肓而不
覺也向使井底之蛙與臭瓠絜芳比潔則臭瓠之不為
許由之瓢者幾希矣奚啻軼魏王之大瓠且蛙之藏東
海之波濤也則亦東海之治也今若也垢疾不藏菟憑
不殄錯天之紀亂天之刑是謂反常上帝將誅東海若

矍然改容而遽謝曰微子予幾干上帝之誅哉乃亟赦
臭瓠不誅誅東市之贅蛙而東海之風益清

郡志辯疑

符錫

巴丘縣即玉峽驛古隸廬陵郡後省入新淦隸臨江舊
志沿革辯疑二類皆載周瑜墓周將軍廟而湖廣志岳
州亦有巴丘山兩地皆瑜身所歷一則曰留鎮巴丘一
則曰道於巴丘病卒遂使後人不能無疑者今按瑜本
傳建安三年瑜領居巢長還吳授建威中郎將策欲荆

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進潯陽破劉勲
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又孫賁傳賁嘗擊揚
州刺史劉繇繇走豫章及與策征豫章廬江太守劉勲
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還定豫章上賁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兵
注南昌策請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
門戶矣但當俟其形便今國儀仗兵而進使公瑾為執
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

遂得進據廬陵是為建安四年冬明年夏策薨權統事
瑜將兵赴喪遂留吳由是觀之則瑜鎮巴丘者方數月
而裴松之註云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定江
夏瑜所鎮應在巴丘縣是也至建安十三年春權討黃
祖瑜為前部大督始擒祖於沙羨而盡有其地其年九
月曹公入荊州戰于赤壁曹公狼狽而還是為十三年
冬曹仁留守南郡十四年瑜與呂蒙等累破之曹仁退
權拜瑜偏將軍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等四縣為奉邑

屯據江陵十五年瑜自江陵詣京見權陳取蜀之計權然之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則所卒巴丘當岳之巴陵而松之註亦云瑜欲取蜀還江陵應在今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是也然史稱瑜卒權素服舉哀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蓋瑜本舒人今輿地志廬江宿松二縣皆有周瑜墓則瑜不葬巴丘亦明矣或曰周將軍墓當為周徹徹瑜之次子也封都侯以罪徙廬陵郡赤烏間卒于貶所理或然也

嗣統辯 沈槩

禮行于天壤之間號為大閑者尊尊親親而已天子諸侯絕宗繼別大宗不遷尊尊也大人世及為禮得以傳之弟姪族人之子得後大宗親親也匪尊無忠匪親無孝二者廢一不可夫親親之倫昭穆焉耳父昭則子穆子穆則孫昭雖支姓日蕃分有踈戚以祖視之在昭為父則在穆者皆子也有相嗣續之道焉况大宗者尊之統也嗣不可絕絕則後以族子為之後則誠子也嗣大

宗者小宗降矣寧敢貳乎斯禮也大夫士且然君獨可
畔乎哉所謂絕宗者言君尊者雖有合族之道族人則
不敢以其戚戚君耳非謂君無宗而親可廢嗣可絕也
孔子有言君於同姓皆有宗道焉又曰宗廟之禮所以
序昭穆也皆謂名位雖殊宗道一也夫世及之禮非以
其親耶非以其昭穆耶故君或無子則同宗諸子皆可
立為己子如不逮立則先君諸子皆可推為先君子也
為之後者禰其君親親也或禰其先君而不敢復禰其

私親尊尊也尊尊親親而統嗣之義兩得矣至謂長子不得為人後者經也苟迫於權矣則重有所歸復欲兩重而兼尊之得乎使於位則曰吾倫序當承也於所後則曰吾有父焉吾承君之統耳非繼嗣也嗚呼非以其親統不虛承既承其統而避為之嗣是廢昭穆懿親而欲與舜禹異姓崛起者齊衡也尊祖敬宗之道若是忍乎故凡以旁支承統有所受焉者不問生禫遺迎不計疏戚高下於所後之君皆為之臣為之子孫也其所生

之親移宗改禰仍為臣屬但不臣於已耳私報雖隆不
得而尊稱之焉是非薄於生制於義而不敢抗以禮抑
其情安其心萬世不易之公也議者如謂其不然而曲
為之辭其亦誣聖經而遺其君親者禮云尊無二上故
國無二主家無二嫡焉昔魯考仲子之宮用致夫人春
秋譏之嫌二嫡也身繼一皇而復尊一皇是二主矣其
由來也有漸推其端妾母私尊之失啟之然歟何其防
潰瀾倒日趨於尤而不可止也或曰生死不相及無相

厭也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斯謂至孝無所厭而逞焉則將無所不至矣此愛禮者所為拳拳也

二隍神辯

徐渭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巔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于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為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則陟巔為便故巔有祠審爾則巔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

似後巔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高皇帝有天
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獨
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
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
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
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首道士夢神言
令負以匿初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巔重不
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

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祠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即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再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得疫舉族塋是山之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

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
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
縣比伯其人詳祝文紹有兩巔以龐祠麓以呂祠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五

餘姚黃宗義編

辯六

深衣辯 侯一元

嗟乎夫用禮豈不難哉先儒言深衣之用無所不可于是士大夫多以之正終余年及矣則喟然而欲營之顧其製白布而青緣者也乃郡之人則皆藍而青緣焉蓋諱白也而台州南渠王中丞者名公也又獨青而藍緣焉人初疑之余則獨敬之以為

是求心而不泥古者也顧未及深考焉耳愚因而溯觀儀禮士冠則主人玄冠朝服不言色者與冠同也凡衣必同冠鞞必同裳故冠禮始加緇布緇黑之弋入者也則玄端而玄裳是太古之齊冠也士庶所同也士既冠則敝之而不復用也再加皮弁則素積以存古也三王之所共也三加爵弁爵色赤而微黑者也則絲衣而纁裳所以從祭也其見君則玄冠玄端而爵鞞故曰彌尊豈復庶人之所可同哉內則曰子事父母緇冠緇衣而玄裳誠以采而不以素也寧有用白哉禮曰無君者不貳采不

貳采者衣冠同色謂大夫去國有可弔之道必素衣素裳踰三
月而後玄端玄裳也故曰冕衣裳者又曰衣白者山人蓋古之
衣裳必上下異制而深衣中衣長衣則續衽同制皆取其簡焉
耳續衽則衣長衣長故謂之深衣也夫玉藻所謂夕深衣者吾
固不知其何色也然其中於朝服祭服也則謂之中衣中衣即
襯衣耳不着于中而着于外則謂之長衣長衣素緣乃所以下
葬也又豈得為禮服而吉服也哉故知深衣者簡便之服也記
者亦自言之矣而規矩準繩權衡之說特漢儒之文之焉爾獨

不觀之復者乎君以袞大夫以玄纁而又曰不以襲也欲更新也又不觀之襲者乎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而又曰不盡用也欲隨宜也然而必曰畢主人之祭服焉今夫深衣者其可以祭乎哉不可以祭其可以正終乎哉雖曰人之終事人之所弗得見也而固自見者也自見曰明如以簡便自安是季孫之賜不足易而曾元之愛有足多也嗚呼古今之變非一矣今欲易據案而席地易三醴而玄酒則惑矣古之蠶少績多故玄黃皆績也特以

精為貴耳故衣則十五升冕則三十升也後世蠶既盛
矣又加卉服以佐麻葛故純為儉而麻為艱且玉藻曰
帛不裏布王制曰五十衣帛今尋常之人有不衣帛者
乎而可以裏布哉嘗聞衲子以傳衣為得法不知其有
貴于衣者也可以儒者而同之哉深衣之傳恐亦先人
之誤也愚以為有位者當服命服無位者可服深衣生
乎由是沒乎由是而勿為習俗之所移則善矣其有不
便于衡縮者自宜通之以唐之中若古之紳焉可矣惜

吾不及南渠公之存而是正之也庸書以俟後之人

易箒辯

侯一元

易箒之事自朱子疑之以為非曾子耶則一息尚存非
正不處惟曾子能爾以為曾子耶則隨事精察獨何以
受不正待童子而後更哉余嘗沉思而得其說焉蓋人
道之始終也猶陰陽也之生為陽之死為陰陽主仁陰
主義仁則寬舒義則剝割一物而二用者也大夫有賜
士則受之服以拜賜固其宜耳是仁之方也士而没于

大夫之簣則不為士是故易之是義之制也吾何以知之吾以禮知之禮屬纊則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夫人之平居焉有夫婦而不同者哉而其嚴乃若此故之死而致生之不可也之生而致死之不可也吾又以是而悟申商之法其所以異於先王者刻覈而無恩執一而不通耳蓋非法之罪也用法者之罪也故謝而不食則曾子微之母而不母則孟子非之歌而不哭則蘇氏姍之折枝而諫則老臣迂之是皆

有餘于義而不足于仁知筭之所以易而不知其先之所以受者也嗚呼非通方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哉

陳圖南蛻骨成仙辯

王尚綱

仙非可學而至也愚于陳搏乎驗之夫長生不死世之所謂仙也自有生以來安有所謂不死人哉蓋命之脩短各懸于氣之稟受而不係于人之修為孔子何人壽止七十有三則聖人固若是耶粵維上古稟氣厥生各千餘歲至堯舜時猶踰百歲繼此雖人物稟受差殊而

天地之氣亦薄矣脩長者猶間或一值焉如錢何學顧
七百餘歲乃若陳搏卒年一百八十有奇今考漁釣媪
乳之傳雖若難信要其生固自于人異者頭顱骸骨今
匱置硤中死有足徵世猶以蛻骨成仙云者術士之妄
惑之也辟諸星麗于天光彩燦爛猶人之生也隕而為
石搏之骨是已蟬蛻羽化尸解飛昇仙家幻妄卒歸于
此焉爾矣乃使世人絕欲導氣貪生妄想卒之猶速其
死者首駢踵聚禍不甚耶是故世儒立論執以為無者

不知間值之說者也過以為有者不知稟受之說者也
學之而至者亦其稟受之有者也否則學似顏子難矣
是故程子以為天下至難事其知言哉嗚呼仙本非學
也必欲學焉終以無成老且死而不悟聖人所可學也
天下其幾矣棄聖人之道而學仙無惑乎退之皆以為
自棄其身爾夫苟以為聖人果不可學而至也則學仙
之妄可熄術士種種之說尚足以禍天下哉

荆蠻辯

顧彥夫

史記記泰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之蘇常而謂之
勾吳者及讀禹貢則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震澤乃古揚州之域即今之湖與蘇常者也其謂荆
蠻者何蓋古者中國亦有蠻居如徐戎淮夷之類是已
徐戎者非徐即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者非淮即
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荆蠻者亦蠻之處於荆者
也或蠻嘗徙于揚泰伯逃其所徙之地者也或始逃于
荆後至于揚封于吳者也吳即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

伐楚詩曰蠢爾蠻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
荆蠻則知荆蠻非揚州之土產也信矣荆與揚固皆中
國也而皆不能以無貶歷世既久斷髮文身之俗或變
之或除之或遁而去之未可知也或曰春秋貶吳楚何
歟曰春秋之貶吳楚以其僭王也貶其道貶其人非貶
其地也其地固皆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者胡
可貶也予每見江南詩禮家家譜必曰吾始祖從高宗
渡而南者也又或曰吾始祖官於斯遂家焉者也間見

宋初遺譜亦皆委曲遷就曰吾始祖非江南人也求其
故而不得得非惑于史遷之說亦以荆蠻之種自諱故
更相蹈襲而謬妄至此耶不然江南亦大矣何獨無一
以吳產也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固皆不足
為舜文累也蠻與否奚足為江南之輕重哉然予吳產
也產於吳而不知吳之自不可也作荆蠻辯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至
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孟照

謄錄監生臣徐瑤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

餘姚黃宗義編

辯七

茶乳辯

方弘靜

張子韶供十六太天茶變為乳書偈自竒此子韶痴于佞佛耳
茶供清矣佛何取于乳王肅茗飲酪奴之談盖以媚世鄙矣佛
見亦爾耶佛若喜乳當以乳供楊枝水不勝洒矣麻姑擲米為
珠砂玉方平猶云年少狡獪即使此乳果茶所變亦惡足竒偈

云子若或生狐疑想問此乳從何處來乳從何處來豈佛天來
耶佛天清淨何從有乳耶子韶名儒乃為僧輩戲弄如嬰兒一
點一痴可慨哉頃覽曇陽傳壁上水安知非蜜而遽云甘露王
元美亦易其言矣余意子韶之乳其元美之露也金陵廖憲副
父為廣信二守兩世事修煉一日丹壚烟中作洞窟現舉家祈
拜神仙降丹必成矣余聞之嘆曰呂仙徒能尺許狀火焰中良
苦亦能丈八金身乎無何憲副告行聽補余微叩之似有得意
然察其色不澤余心念之刀圭入口何繫一官為未幾道人盜

其金逃而憲副疾作矣子韶所謂供佛佛現徒以茶乳證耳豈若洞賓現相儼然臨之耶已為狐惑乃欲掃人狐疑良可憫也

辯惑 孟思

陰陽家以左為上曰青龍也右為下曰白虎也小民惑焉龍川子曰此術家之淺事訛亂之甚者愚人不之知耳曰青龍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曰白虎者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也乃懸象於天無與乎地地非其所司也地道尚右於卦乾始乎西北於地山陵西北為上地不滿東南西北

高東南下也於兵右後山陵前左水澤於人右手足剛力於禮太廟太祖西坐正東向之位於賓賓自西階主自阼階於官不稱職為左遷於士古人稱人之賢才者無能出其右然則右者宜高宜大宜弘敞而阜厚之勢也今京師帝王之宅也亦云右擁太行後枕居庸不云左有高處為形勝也朱子曰中原山脈自西北來故西北者天下之脊三代漢唐皆以西北制天下我朝建都亦必不東南而定鼎北京者西北之勢不可不據之也豈非居高足

以制天下哉

天妃辯

朱浙

宋元間吾莆海上黃螺港林氏之女及笄蹈海而卒俚語
好怪傳以為神天妃封號則不知起于何時按誠意伯劉
伯溫先生所撰台州路重修天妃廟碑有云天妃之名不
見經傳國朝都燕轉江南之粟由東萊黑水過之梁山秦
皇帝射蛟之處風颿浪楫莫不委命天妃薄海州郡凡立
祠宇朝廷歲遣使致祭惟謹天妃之號意者起於斯時歟

夫上天至尊以海濱村氓弱息作配于天其無禮不經謬
恣舛逆與鄴人為河伯娶婦之事尤為怪誕也大抵故元
尚鬼撫拾神異宣封護國侯王者在處有之而天妃以女
身獨存又云顯跡海上故海神人尤尊事之夫人情窮蹙
則籲天呼地以祈幸免今夫楫扁舟破巨波颶風簸揚天
地顛倒何恃而能無恐俗傳天妃之神能偃風息雨出死
入生是以凡以海為業者尤所敬信而有急則皈依焉然風
濤漂沒葬于魚腹者何限也幸而不死則歸功天妃指天畫

日以為得天助也互相誑轉相陷溺至于居常疾疫行
旅出門必以紙幣牲物求媚而行禱焉甚矣俗之好怪也
莆禧海上有天妃宮凡番舶往來寇盜出沒其瞻拜致禮
修齋設齋歲以為常夫神聰明正直而一焉者也謂之天
妃惟曰其助上帝顧乃混處人寰閭黷穢濁濤張禍福以
應擔夫爨婦饒人奴婢躡嚙喋之求甘為盜賊向導以
度劉剝害無罪之人所謂聰明正直而一焉者也其福善
禍淫之理果安在哉吾鄉國清塘上舊有天妃廟合境承

事勤於祖禰其土偶設像男女混雜其衣服往往為人禡
去撐拄支體守者數以窩盜發覺前郡太守雲泉吳公毀
其薪木以新弼教公館夫不能自庇其身乃能造福于人
一畝之宮不能以陰靈呵護俾勿壞乃能凌越鯨波萬里之
外以救胥溺之危不亦難乎或曰歲壬辰給事中陳侃行人
高澄奉命使琉球著使事紀畧記其中流遇風檣折柁毀
得天妃救助而免煜煜紅光其驗甚著為修長樂縣廟宇
且云將聞於朝此近事也顧不足信歟則應之曰天子百

神之主五岳四瀆皆封內之神載在祀典今輒侍從貴
近之臣賜以一品章服齎璽書冊拜外藩君長其事甚
鉅而陽侯海若固宜受職焉顯赫光降扶顛持危以終
明天子撫綏海外蠻方之意此理之所宜有亦何假于
天妃哉又安知其非出于舵人舟子倉卒震怖目眩心
悸得於恍惚疑似之間指無為有如此謂溺鬼神者獨
覺形聲耶弘治初吾莆乾亨黃大行奉命出使外國大
風覆舟當時天妃之神何在坐視鄉人之溺而不之救

耶易曰濟險利涉大川其濟與否則有幸有不幸焉今幸而濟則歸功於天妃為之立廟又為張大其事以聞諸朝事出給舍誰復參駁以明其不然則天下之惑滋甚昔唐時狄仁傑觀察湖南毀淫祠千八百所所存惟夏禹秦伯季札伍員四祠使天妃廟宇之在其時應存與否抑不知梁公生於今日仕於本朝將命渡海得免風濤歸報天子必爾為否也吾郡於古為荒服去中州最遠而九鯉何氏兄弟昇仙范侯托夢之事與天妃之神

皆起於山陬海澨齊諧牴說而傳聞於四遠四方之人
無從而覈其實皆以為真有之也而蒲之宦遊四方者
又從以是而夸詡之以實其事則其惑世誣民比之佛
老二氏其禍為尤烈也故為之辯嗚呼此豈可與俗人
言也哉

納甲配卦辯

馬森

夫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乃先天八卦方位對待之體也
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乃後天八卦方位流行之用今大

明歷二十四位向坐既以乾巽艮坤分居四隅而子午
卯酉四正則離坎震兌居之其震在卯位甲乙分隸之
離在午位丙丁分隸之兌在酉位庚辛分隸之坎在子
位壬癸分隸之合十二支四隅之卦而二十四者此萬
古不易之定位也即斗柄初昏所指十二辰月令之位
明徵無疑矣配以後天八卦方位為定猶之可也而八
干與寅申巳亥辰戌丑未之方又何所取於配卦耶至
復以納甲之說強合先天卦配是何義也考納甲法祖

於先天以月消長盈虧出沒之方取象震兌乾巽艮坤
卦爻奇偶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兌納丁巽納辛
艮納丙而坎月離日朝夕出沒之方且謂二卦得乾坤
中爻中者土位而納戊己戊陽土也納於坎己陰土也
納於離雖出邵說以明盈虛消長之理亦似有牽合夫
先天乾南也南本午位乾陽生於子中而極於午由月
朔以至望亦一月陽之極也故月光圓明見於東方之
甲日與月合朔在壬故乾納甲壬甲者陽之首而壬陽

干之終也坤北也北居子位坤陰生于午中而極於子
由月望以至晦亦一月陰之盡也故月光虧暗見於東
方之乙其明虧盡無光則在於癸也故坤納乙癸乙者
陰干之首而癸陰干之終也以乾坤為衆卦之父母坎
離為日月之門戶故其說如此以論盈虧探氣候若修
養別術可矣參之後天配干定方位不亦戾哉且曰乾
坤老亢而不用益自矛盾矣又嘗因而考渾天甲子之
說曰乾為天為君為父有覆育之功剛健正直遂乘金

德而生呼九者九是極陽之數甲者陽干之首壬者陽
干之末子氣始昇之神而衝于午故得納甲子以壬午
繼之坤為地為母有發生輿載萬物之功柔順利貞遂
乘土德而生呼六者六是陰中之數乙者陰干之首癸
者陰干之末未者陰氣已昇之神衝于丑故得納乙未
以癸丑繼之乾稱君父既乘金而生遂以六庚配與長
子震六辛配與長女巽子午屬庚所以震納得庚子以
庚午繼之丑未屬辛所以巽納得辛丑以辛未繼之陽

倡陰和夫倡婦隨故以事付于坤坤稱老母既乘土德而生遂將六戊配與中男坎六已配與中女離寅申屬戊所以坎納得戊寅以戊申繼之卯酉屬已所以離納得已卯以已酉繼之坤為母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故以事付與子坤乘土德是陰土以木為夫夫生者為子故以火為子遂以六丙配與少男艮六丁配與少女兌辰戌屬丙所以艮納得丙辰以丙戌繼之已亥屬丁所以兌納得丁已以丁亥繼之其說又與以

月論者不同益支離不經矣惡足憑信哉若十二支月分復為子月臨為丑月泰為寅月大壯卯月夬為辰月乾為巳月姤為午月遯為未月否為申月觀為酉月剝為戌月坤為亥月則載在陽傳以明陰陽消長歲運氣候之流行者亦不可畫地定坐向而不易方也時師陋術而併以六十四卦之圓圖列之羅經二十四位之外不知何據是誣民也

分金用卦辯

馬森

地理有分金者考其說主於定羅經之南針而言也其
曰戊己得天地之中天五地十之數故中處以為金母
金伏於天干之戊土制於地支之午火藏于地支之子
水故謂分金宜以戊子戊午居子午之中也古者土圭
之器其體以木其用以金或亦緣此但考周禮土圭亦
無詳其說竊意今倣而羅經以針定子午是其遺法也
原夫針之必向子午者蓋以金化成于水火寄跡于土
中是以針中於子午而為正也子午之中正既定則天

氣由此而推地氣由此而正矣有二十四氣為一歲之
運循環無端有二十四向為一定之位分布不易其實
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已故天以一生水坎者水之位也
故居正北癸得地六之陰水之柔也故癸次於坎水不
止則流蕩必以土止之乃能生物丑者土之柔也故丑
次癸艮為山土之剛也故艮次於丑而居東北所以代
震之施化也水土合而氣化將以生木寅為稚木故次
於艮甲得天三之陽木之剛也故甲次於寅震者木之

位也故乘卯而居正東乙得地八之陰木之柔也故乙
次於卯木非土無以盛辰者土之氣也故辰次於乙木
者陽之稚也木非旺不能生火故巽為旺木而次於辰
木旺極必資生所以生火也故次於巽丙得天七之陽
火之剛也故丙次於己離者火之位也故乘午而居正
南丁得地二之陰火之柔也故丁次於午火旺必有止
將以生土也未土之稚也故次於丁坤者土之正氣也
故坤次於未土旺必生金申者金之初氣也故申次坤

庚得天九之陽金之剛也故庚次於申兌者金之位也
故乘酉而居正西辛得地四之陰金之柔也故辛次於
酉金非土無以成戌者土之氣也故戌次於辛金不盛
不能化故乾為旺金而次於戌金旺極而化成所以生
水也亥者水之稚氣也故亥次於乾壬得天一之陽水
之剛也故壬次於亥其二十四位實定於此其卦位則
後天之八卦四時之運乾坤之用也在天主氣運之流
行在地主方向之定位而以八卦相錯分布於十二辰

以足四隅而司四正甲丙庚壬乙辛丁癸八干分隸于四方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己未酉亥十二支辰位次之間戊己二干則以屬中央之土不列方位而寄於辰戌丑未艮坤之方即此可以明五行生尅制化而旺相胎沒死休囚廢皆自此而推測之凡山龍砂水動靜興衰即由事裁取以辨真假審吉凶用之而不窮矣又何必強取於卦氣雜之以不可通之說耶今考分金論本自叢辰篇黃石公傳中有聖人因八卦以推天時用地支

以配天干制為土圭別為地宜以立人極稱為陳搏註
釋之文有曰歸藏大卦所用除却坎離震兌不用每值
戊己之位為本月之卦以次行之則甲子得頤丙子得
中孚戊子得復庚子得屯壬子得謙此子癸宮之分金
卦也乙丑得睽丁丑得升己丑得臨辛丑得小過癸丑
得蒙此丑艮宮之分金卦也甲寅得益丙寅得漸戊寅
得泰庚寅得需壬寅得隨此甲宮之分金卦也乙卯得
晉丁卯得解己卯得大壯辛卯得豫癸卯得訟此卯乙

宮之分金卦甲辰得蠱丙辰得革戊辰得夬庚辰得旅
此辰巽宮之分金卦也乙巳得比丁巳得小畜己巳得
乾辛巳得大有癸巳得家人此己丙宮之分金卦也甲
午得井丙午得咸戊午得姤庚午得鼎壬午得豐此午
丁宮之分金卦也乙未得夬丁未得履己未得遯辛未
得恒癸未得節此未坤宮之分金卦也甲申得同人丙
申得損戊申得否庚申得巽壬申得萃此申庚宮之分
金卦也乙酉得大畜丁酉得賁己酉得觀辛酉得歸妹

癸酉得无妄此酉辛宫之分金卦也甲戌得明夷丙戌
得困戊戌得艮壬戌得既濟此戌乾宫之分金卦也乙亥
得噬嗑丁亥得大過己亥得坤辛亥得未濟癸亥得蹇
此亥壬宫之分金卦也故今之羅經皆祖此而列于十
二宫之下又以先天六十四卦之圓圖除乾坤坎離四
卦不用分子癸宫以甲子比丙子剝戊子復庚子頤壬
子屯丑艮宫以乙丑益丁丑震己丑噬嗑辛丑隨癸丑
巽寅甲宫以甲寅明夷丙寅賁戊寅既濟庚寅家人壬

寅豐卯乙宮以乙卯革丁卯同人己卯臨辛卯損癸卯
節辰巽宮以甲辰中孚丙辰歸妹戊辰睽庚辰兌壬辰
履己丙宮以乙己泰丁己大畜己己需辛己小畜癸己
大壯午丁宮以甲午大有丙午夬戊午姤庚午大過壬
午鼎未坤宮以乙未恒丁未巽己未井辛未蠱癸未升
申庚宮以甲申訟丙申困戊申未濟庚申解壬申渙酉
申宮以乙酉蒙丁酉師己酉遯辛酉咸癸酉旅戌乾宮
以甲戌小過丙戌漸戊戌蹇庚戌艮壬戌謙亥壬宮以

乙亥否丁亥萃己亥晉辛亥豫癸亥觀為先天叙列于各宮下之前而歸藏所定分金之卦為後天仍照各宮列叙其後合之為百二十分金一宮重列五干支甲子卦亦互異大為謬戾夫先天圓圖六十四卦出於邵子所傳玉齋胡氏嘗因邵子冬至子之半推之以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

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
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
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交夏至午之半焉此
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始為夏
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
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
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
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

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交
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巽坎艮坤未
生之卦二分二至四立總八節每節各兩卦其十六氣
每皆三卦合之為六十四卦即易傳所謂八卦相錯而
窮天地之理盡天地之用也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
坎離也反易者二震反為艮巽反為兌也因而重之不
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邵子所謂三十六宮者是也並
未見以分野方向配列卦位而有除却乾坤坎離地卦

所不用之說况方圖應地即用卦又何舍之而取圓圖耶若如前出陳圖南所述分金之卦謂本歸藏既已無稽分金之取後人杜撰古來所無也及考焦延壽易林占法用六十卦直日用事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震兌坎離為方伯監司之官四時專主之氣二至二分用事之日不列于十二月之卦其圖分子為十一月內開大雪前六日未濟中六日蹇後三日頤冬至值日坎前二日頤中六日中孚後六日復小寒前六

日屯中六日謙後三日睽大寒前三日睽中六日升後
六日臨立春前六日小過中六日蒙後三日益雨水前
三日益中六日漸後六日泰驚蟄前六日需中六日隨
後三日晉春分前三日晉直本日震中六日解後六日
大壯清明前六日豫中六日訟後三日蠱穀雨前三日
蠱中六日革後六日夬立夏前六日旅中六日師後三
日比小滿前三日比中六日小畜後六日乾芒種前六
日大有中六日家人後三日井夏至前二日井直本日

離中六日咸後六日姤小暑前六日鼎中六日豐後三
日渙大暑前三日渙中六日履後六日遯立秋前六日
恒中六日節後三日同人處暑前三日同人中六日損
後六日否白露前六日巽中六日萃後三日大畜秋分
前二日大畜直本日兌中六日賁後六日觀寒露前六
日歸妹中六日无妄後三日明夷霜降前三日明夷中
六日困後六日剝立冬前六日艮中六日既濟後三日
噬嗑小雪前三日噬嗑中六日大過後六日坤此焦氏

之分別卦氣配以節候蓋別自一術豈好事者竊其說而假托于陳搏耶但其卦位與邵子之布列者不類然皆自復起以至于乾為陽自姤起以至於坤為陰邵子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即姤卦也地逢雷處見天根即復卦也此邵子深明易道見消息盈虛之理一日有一日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死生遠而古今之世變近而日用之吉凶莫不本於此如道家修養法參同契之類日家太乙統宗六壬等論下至凡占筮諸家

皆竊此以成其說故卜葬者每以配卦求地理而不知其取裁之謬也焦延壽本精於易占所著易林別自一家而京房得其術用之除四正坎離震兌以司四時以六十卦分公卿辟侯大夫以月卦為辟君之象統一月之候公卿大夫佐之所司之卦各六日每卦六爻每爻主一日更直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以占災變甚有效驗雖未詳其機要亦術數之精者但不若邵子則理數耳若即陰陽之理以察其地氣之動靜當自得於卦氣

之外今乃以邵子圓圖六十卦分布於十二宮之位曰
後天分金卦其在先天法卦主相對以一陰爻對一陽
爻者為合對待之妙如每卦上卦遇艮震兌巽而成卦
者為陰陽冲和取其反對之吉也若配丙辛丁庚又是
旺相尤妙每卦上卦遇乾坤坎離而成卦者為陰陽不
交又配甲壬乙癸戊己為孤虛龜甲則不用也其在後
天法如甲子分金主頤為卿卦官星人丁爻伏又犯孤
氣不吉丙子分金卦中孚為公卦官星田宅俱納音得

宮水遇宮逢旺氣為吉之類已為不根之說且如子癸
一宮既列比卦於甲子剝為丙子復為戊子頤為庚子
屯為壬子矣又重甲子居頤丙子居中孚庚子居屯壬
子居謙而惟戊子之復則同夫子貴分方在北雖曰一
宮坐向非止一針之隔甲丙戊庚壬之分列五干配卦
又皆錯雜甲子配比頤卦焉同庚甲頤殊一頤誰宜丙
庚與壬剝屯謙殊以此列餘義將何取况五干五支皆
重列一宮不尤大背耶即分金配卦庚丙與甲壬有旺

相孤虛之異其遇卦氣又參差各別而能比而同之乎其為時師邪說之誣惑也何疑焉夫葬埋之法主在本山惟看其來龍山脈之生氣博換起伏過峽曲節到頭毳簷上下分合股翼明暗坐向案應砂水交會就彼定其陰陽五行生旺囚衰以為吉凶而已其卦氣之流行自與坎離震兌正位于子午卯酉艮坤巽乾分位于四隅八干夾穎四正八支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布列四周共為二十四向之定位不得而相涉也何也山地有定

位卦氣則流行而無定執以之按節候擇日時卜氣運則或一道以之定坐向立方位則不通至有以三十分金盡屬陰者俱隸陰卦乘氣立向布氣折水審音定命五行相生比和為吉尅入則凶益謬甚矣大抵偽書邪說惑人不知由前所說分金卦謂陳搏所註叢辰經傳然實出焦氏之論也邵子先天圓圖朱子謂其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則陳搏焉肯舍己之學而反演焦義耶其為偽書必矣是廖瑀之

陽氣陰符分金說賴文進之通神篇窺化章一例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辯八

施敬辯

馬統

記曰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嗟乎敬在施先敬敗
施後聖人神道設教之意窮矣窮則通變後聖之事也一日因
修縣志見所志鬼神多非典祀為之普辨而盡廢之以示容容
曰毋得罪於愚衆衆口且鑠金遂中止嗟乎聖人神道設教之

意窮矣凡今之所謂淫祀者何始乎在三代以上已有之蓋妖人邪士假鬼道以愚弄鄉曲而利之者也鬼道者又神道之變而旁出之鬼神亂乎俗禍福蠱心冥惚借口譬之妾媵且奪嫡故曰國將亡聽於神且其建祠塑象作法念咒為之拜祈之節祭祀之儀混男女倒晝夜匿盜藏姦又一大萃淵藪也言敬者偽也而本然之敬亡矣即此又可以見人之情惡匪修道之教也鮮不胥為禽獸老莊蓋先見者也故其言曰禮者忠信之薄而道德之衰也而吾俗儒非之不知變不足與權者也權也者

用中之度聖人之所以成能又嘗為之彙括諸記之文相與錯
綜而辨之記曰有畏而哭之有愛而哭之夫哭以宣哀情也其
畏者偽也而且偽而為愛至終日號泣而淚不濡目如今婦女
之祈祠進食打扇敬無不至又如呼號於岱山頂上女主之祠
不翅喪乃考妣泰山固有配如衛南子之招搖市里乎其偽哭
者祇以文奸真者要之亦貪爾皆偽也而其女主何嘗如執符
契之責報施即此可以見情惡記又曰祭不欲數蓋知敬敬之
道乎夫先王神道使人歲時得一再為社廟之見故或生敬若

厭見而習接之則褻者至矣褻則敗敗則禮樂盡廢今之淫祠則人人褻狎如兒女子之於鄙弱翁姑嘻笑淫戲鬼其饗之是敬狎皆偽也即此又可以見情惡根於性即又可以見性之不為全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性不足以制情雖天下有修道之教吾恐後聖人亦將難之矣大抵世變江河今不可古故秦不得不變法法緣時而立者也後世之民敬民也為法三代之上或當先德禮三代之下當並先乎刑政矣刑政根於德教而後民知敬上敬

上然後人知敬神畏天蓋民多貧貧則益智詐智詐結而神可以變亂是非所謂不待教之誅是故匪刑則教不可入

黃叔度二誣辯

徐應雷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明嘉靖之季崑山王舜華名達年有高才竒癖著天祿閣外史託於叔度以自鳴

舜華為吾友孟肅之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

外史出秘閣寔黃徵君著則後世曷從覈真贗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橫加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牛醫兒一脈頗為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為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其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興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不可以不早辨也噫此李氏有激而言也李氏嘗曰世固有有激

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
論乎李氏蓋激於鄉原之與世浮沉也而移色於叔度
竟不考諸史傳詳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於漢安帝
延光元年冬書汝南黃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
十五年為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
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
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為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
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章明較著如

此計諸賢之就戮去黃憲卒已四十有八年矣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膺與滂膺且死曰吾年已六十滂之死年三十三溯黃憲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當是時天下無黨人蓋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為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之禍於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於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兆李膺雖幼

而有長於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叔度
曷不化誨之使不及於禍耶噫即使叔度與諸賢皆同
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鈞
黨百餘人責一叔度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沒
四十年之後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繩
所維而何以責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隕
然處順淵乎似道無異孫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孫登
之污埋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不能

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於就戮何以曰不能興孤
免之悲又何以曰其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方且沾沾
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李氏之輕於持論如此不
亦無上事而唾罵名賢盛德乎哉且叔度之為顏子為
千頃波蓋諸賢之目叔度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
互相標榜叔度稍以言論自見則為郭林宗叔度不死
遭亂則必為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既明且
哲夫以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為師乃牛醫兒年十四

荀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高倨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為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禍來學曰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既惡鄉原矣顧於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竒人盛氣喜事而不能無事以濟世為賢而不以遜世為高故喜稱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李氏書方盛行於世恐覽者不察也余

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者辯之雖然千頃汪汪萬古如斯澄之淆之河海不知余固辯乎其所不必辯而卒不能已於辯也

周公不殺兄辯郝敬

是非淆亂起於庸俗人之訛言而成於鄙儒之泥古好信周公殺管叔千古訛言大謬也尚書金縢之篇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告我先王蔡仲之

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經義本屬明顯易解
不必臆斷為大辟之辟自漢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為刑
辟孔書承訛撰蔡仲之命謂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而緣
飾於左傳子產放游楚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蔡叔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夫左傳假托丘明虛誕非一事猶汲
冢書謂益干啟位太甲殺伊尹武丁殺王季舜臣堯瞽瞍
朝舜禹德衰孔子主癰疽之類好事橫議從來多有左傳
與孔書轉相蒙蔽而世儒誤以金縢東為東征引詩東山

附合大誥為討管叔朱元晦解詩遂云周公東征二年得
管叔誅之作鷓鴣貽王承襲殺兄之謬以金滕罪人斯得為
公得管叔所由誤也今按金滕公居東為流言避位也詩
東山則成王悔悟迎公歸而公奉王東征也時管叔已死
而紂子在東方五十國挾紂子叛故東征討鷓鴣釋取子
之恨也三年而後事竣故詩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孟
子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此行也金滕記公居東
二年耳與東征異管叔死於公居東之二年故曰罪人

斯得非謂周公居東即討管叔也但言罪人斯得不言
罪人叛亦不言王師討罪人蓋王與二公以計得之猶
後世雲夢縛韓信千金購羽頭之類耳公不知知亦不
能止當時所得惟二叔然禍實由武庚故公怨鴟鴞而
不罪兄不怨王但怨首禍者所以傷二叔也豈公自殺
兄而反怨鴟鴞乎殺叔者成王也無王命誰敢殺之公
無如王何但斥鴟鴞故金滕謂王未敢誚公王亦知公
怨已而但不敢誚讓耳及其感悟迎公公歸乃大誥天

下東征專為討紂子武庚伐奄平五十國故作大誥豈
兄弟鬩牆至播告天下乎今其詞具在曰有大艱於西
土我西土人亦不靜又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
其勸弗救又曰惟大艱人誕鄰胥伐於厥室皆怨紂子
註誤二叔也及康叔東封又告曰勿或刑人殺人勿或
劓則人又曰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子哀又曰小臣
諸節別播敷厥君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
不能厥家人於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於立政曰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
獄凡諸告辭悽楚伊鬱皆深有懲於兄之死而怨王之
率殺也故余於解詩書特詳之世儒未達謂金縢大誥
難解彼既以金縢居東為東征大誥為討管叔則事辭
跋扈甚矣難解又何怪乎再觀公之繫易也追思文考
蒙難與已遭讒正同於坎離中孚小過爻象情見乎辭
蓋周本火德坎水為難故坎初象管叔二象公三象武
庚四象二公五象成王六象東征離初二象箕微三象

紂子四象管叔五象成王上象東征中孚初象育子二象監殷三象流言四象公避東五象王悔悟上象黜殷小過初象武庚二象公三象管叔四象蔡叔五象成王與二公上象二叔九五爻辭即用文考小畜之象辭而曰公弋彼在穴在穴者同氣之象也取子由於鷓鴣而關弓則二公與王也不能射鷓鴣於高墉而取黃口於在穴在穴者即恩育之子也其辭苦其情微余於問易詳之世儒反以為大義滅親夫非大義則已豈有滅親

而可為大義者乎口舌相侵風聞曖昧雖中傷不過亡
公一冢宰而汲汲澡雪八議不分推刃同氣其殘鷙不
反甚於鴟鴞乎必如左傳云王室之故夫二叔流言未
嘗顯然稱兵犯王室也何遽討之公討必請於王王惑
流言請必不許不請而討其惟莽操耳公不請而行為
避位也故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原未請討既未
討何緣得罪人公居東二叔亦在東二年之內成王疑
公轉深殷頑不殄多士多方非盡二叔為梗也五十國

皆叛二叔且奈何易云飛鳥以凶不可如何正此謂耳
但二叔不靖如蝮蛇在手不暇愛腕此王與二公之意
公在東二公在內機事隱密出其不意取罪人如磔鼠
公焉得而止之此鴟鴞所以作而世儒反謂公殺叔豈
不寃乎司馬遷作伯夷傳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
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今詩書有明徵還以誣
詩書聖心昭如日星還以誣聖人終古夢夢誦詩讀書
而不知其人尚論所以難也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聖

人人倫之至無人倫何以為聖人小儒誦甲子問周公
皆知其為聖人大儒通六籍語周公殺兄皆箝口不辨
良心死公道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今謂聖人殺兄則心疑疑而竟不察誣聖人何其決
也謂無是事則心安安而竟以為疑信訛言何其堅也
甚矣人情之難曉也余已解經又為之辯

明文海卷一百一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辯九

昏禮辨

陳確

新婦初見

樸庵叔為綺思昏新婦見欲先昭華叔祖辭曰先親者於是先
爾宣叔祖他日以問確曰禮與曰禮幼先長可乎曰幼先長非
禮也疏先戚亦非禮也故禮之悖於古者未有能善者也古者

新婦三日而後見廟見舅姑而後會宗戚鄉黨僚友則何先長
先戚之嫌之有吾拜吾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也禮與曰拜父
母是也而受子婦之拜非也曾為父母而不得受子婦之拜與
曰非不得受子婦之拜也而分祖父母父母拜之不可也且吾
叔所謂受子婦之拜者南面者耶坐耶否耶曰奈何為父母受
子婦之拜而不南面坐也曰此確所以為必不可者也禮父母
在人子坐不中席新婦見是教禮之始也而先以非禮示之可
乎祖父母在新婦見祖父母南面坐父母拜而左右侍命之坐

然後坐而後新婦拜而饋食焉何分祖父母父母之有有授之者乎未有所受也然則子何以知之以廟中之位知之無祖母之父母猶別子之祖南面焉可也有祖父母之父母猶繼別之宗昭穆焉可也推而上之雖高曾咸在焉禮未有易此者以家無二南面焉者也若見於私寢雖先舅姑可舅姑又率之以見於祖父母中堂則否凡新婦初見必中堂

喪禮辯微

陳確

吊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水漿不入於口推之也

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苦塊推之也不然則慢去年張尹來有父喪確弔之而出尹來送確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於斯哭泣於斯杖而後能起曾不能離此苦塊之咫尺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歟今之孝子則不然他日則無所不至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畏足不出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

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泣而謝曰然友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買物矣敢不送客於是遂送客至河澚苟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賓可也未能朝夕不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吊而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吊者亦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歟且吾亦何遑逆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答翼兒不脫衰問

季武子寢疾蟠固不脫齊衰而入見君子以為禮今翼

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功之喪也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內服有外服外服衰經之謂也內服非衰經之謂也古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於心食粥寢苦便已者而無敢徇焉故雖不便於人者而弗違顧焉衰而見不亦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於己者而不知恕其不便於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寢於內矣無功之喪亦已久矣而曰何哉夫子之出斯言

也

螭固能守禮議

脫衰於私門非禮也不脫衰而見遂可以為禮乎哭武
子非情也倚門而歌可以為情乎記者蓋交譏之君子
不見亦不歌昔者吾邑之故諸生之見邑長以揭帖後
之守禮者執用剌確曰用剌正矣雖然不若不見之更
為正也禮三年之喪無外事曾子齊衰而弔友君子猶
或非之况齊衰而問疾乎雜記疏衰三年之喪既葬人

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權臣之門豈少問疾者雖無親喪不入可也註美其能守禮非

黜佛事辯

石丈之母之喪潮生為相而黜佛事爰立疑之曰母生而好佛死而黜之事死如生之道然與曰然喪者之有相也知有禮焉耳禮所有者行之所無者弗之行也雖孝子不得過而問焉且子以查母之好佛為是耶非耶非也而為人子未能勸止猶不免非道事親之譏况母

既死矣而又無成命而又託於母以為之是益其過而已矣今雖有儒者生而好學不聞死而又使人誦書以樂之也况佛事之誕妄者乎且母之好佛非真好之也惑於浮屠家言而姑聽從之也云耳使其非道焉則弗好之矣故惑之與正之二者功罪之相去遠矣生而順之未能喻親於道死而黜之使母得正其終雖使人子斷行之吾猶以為孝也而况相者之志乎

喪服妄議

父在而其子有母之喪非母之喪也妻之喪而已矣祖
在而其孫有父之喪非父之喪也子之喪而已矣期而
除之無終三年之服焉禮也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而奪
其子與孫之喪乎曰其子與孫之服除外不除內三年
之中不昏不宦飲食寢處無敢越於喪制憂戚之勿忘
焉何奪人喪之有故母服之同父服非禮也生母之同
適母謂庶子為所生母非之非者也失禮甚矣況庶母而杖期
何居

嫡庶議

春秋之義甚嚴嫡庶蓋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於是焉係
嫡庶亂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亦亂故明主重之
迨乎後王全以私情絀公義推己及物俾大夫士庶並
得為生母行三年喪至於今不易不亦異哉夫私情
之不可以絀公義久矣故以情則生母之恩遠過嫡母
豈惟同焉而已以分則嫡母之尊遠過生母豈惟不同
焉而已故庶母謂嫡母主母謂父主君尊卑之分截然

今而同之亂倫蔑理莫此為甚必欲遵時王之制為生

母行三年之喪者確亦有說以處此曰可行之於身不

可行之於家雖可行之於家

謂庶長子而無父與嫡母者

不可行之

於鄉黨

死不計葬不告期不當開喪如父與嫡母之喪

雖時王之制君在不聞

為太子之母妃喪况大夫士庶乎正其為母後然後可

正其為母之喪妃之子為天子必尊其所生妃為太后

故薨則為太后之喪當其為妃雖太子之貴不能使天

下喪之也士庶之母妾則終妾婢則終婢已耳孰尊之

而孰喪之喪之實在身

親喪固所自盡

其名在家國天下

王喪天下

如喪考妣諸侯行之於國大夫行之於家

喪之實在心其名在功期三年

不用浮屠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今吾鄉之不用浮屠者何翅一二次家要有其本非止不
用浮屠已也子言喪禮之本與易寧戚非取不易也然
戚尚矣得毋微存矯飾而非用吾情者乎用吾情矣得
毋一往而過幾於滅性乎不易猶可而易之反為亂其

可乎是皆不可不察雖子言之猶三累而後至於中焉
道固未可以一言盡也凡事盡然惟戒懼君子自得之
耳若以用浮屠為非禮而即以不用浮屠為能盡禮則
可笑矣譬之殺人為盜固未可而止於不殺人不為盜
者亦豈遽有所可耶

為人後而復歸者為所後服議

吳裒仲幼嘗與從兄仲木同為綠野後受田五百踰二
十年矣而復辭之而歸其田以有仲木之為後故也所

後之母之喪哀仲問服於陳子陳子曰古未有言之者也雖然將退而就子之本服則不可必也其加服乎或曰先王之禮不可以妄有加也蓋服總麻之本服而心喪三年焉耳陳子未有難之也既而思之曰皆非也必期年非加也降也本生之降服也何以知其必同本生之降服也易知也三年同則出反之降服亦同奚疑乎且夫父母之名不可以妄稱也亦不可以妄奪也故雖出為人後而於所生不敢曰伯叔父母曰族父母而必

曰本生父母則雖出而復歸而於所後亦不敢曰伯叔

父母族父母而必曰嗣父母

今之稱所後為嗣父母者非也推而遠之之詞也父

母則父母耳何嗣之與有以為之後而復歸者之稱斯可矣

同有父母之名名隆則

服從而隆於期為已降矣而何功總之可言苟本總麻

而總麻之本無服而無服之亦可歟或曰何為而不可

所生恩重故一降不再降

謂以親兄弟之子為後者為本生固當期矣而一從再從

與袒免以下之子為後者為本生服皆期而不違降也

所後恩輕歸則已絕矣雖

違降而至無服可矣陳子曰輕則何以為人後服服必

三年也重故也所生恩重所後義重且恩生義義亦生

恩何輕重之有故正服皆三年降服皆期禮也雖先民

未之嘗言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且是二者

謂兩降服

皆禮之

變也惟變故為必不可變以節之又變之將不勝變

亦謂

親兄弟及一從再從與祖問以下之異故為人後者為所生期親期疎亦

期

疎謂一再從而下

無可復降之道也後而復歸者為所後期

親期疎亦期無可復降之道也

為人後者為生母服議

議者有謂人後不喪生母故論之

禮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期
心喪三年詳觀禮文仍是降而不降之意蓋不得不降
者義也降而不忍降者情也然禮所謂本生父母乃是
嫡母繼母皆有為之三年者故降生母異是有有兄弟
之生母有無兄弟之生母有兄弟之生母固本生降期
之條不待言矣無兄弟之生母則非本生兄弟之母而
為人後者之母也奚辭而不喪與古無為生母三年者
有之自近代始前者不可考至朱子家禮儒者推為禮

義之宗八母圖生母固三年矣然猶齊衰而已耳迨洪武五年竟改斬衰至於今莫更斯則禮之過厚者也雖然禮所不許而情有不能已者人子猶思自盡焉况禮之所許乎禮許之矣或所後父母皆在人子不能徑情直行則殺其外文而死不計葬不告期位不中堂可也若夫三年之中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不干進衣則外熟布內生布哀戚之不忘焉此非所後之得制者也矧其在所後父母之喪之後者乎王子有其母死而欲終喪

不得原之曰不得哀之也指之曰其母則固親之也蓋
雖壓於嫡母可曰非其母與故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一則曰其父母一則曰其母皆不待其辭之
畢已使人惻然心動今雖為人後生母非其母而誰母
與家禮庶子為其母三年為父後則降為父後降則為
人後亦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至洪武定制已無為父後
降之文矣不為父後降亦必不為人後降不待言而可
知也豈惟生母無降雖出母嫁母慈母養母乳母之服

亦皆無降也出母嫁母之不降一降不再降者也

謂固已降

期慈母養母乳母之不降無所疑故也蓋不降本生父

母則疑於並所後父母不降慈母養母乳母不疑於並所後父母即嫁女降父母而不降父母以上之義也慈母養母之恩則不能兼生而生母之恩實兼慈與養故慈母養母之視生母恩故已殺矣猶皆斬衰三年而不云為人後降况生母乎雖降期之本生父母有本生兄弟為之三年矣而為人後之仕者猶為之請假治喪三

年始補選豈惟父母雖伯叔兄弟之喪猶得請假况獨
子之生母更莫之三年者乎故不降期固不可不喪而
降期亦不可不喪豈惟三年期雖總麻焉袒免焉猶不
可以不喪也喪有無後無壘無五服之親則袒免以下
者為之喪無族黨則友朋鄰里以為之喪今所生子在
也而莫為之喪可乎予宣欲短喪猶見誅孔孟况不喪
乎孔氏之不喪出母自白也始然不曰自白始而曰自
子思始不忍言白始也今日為人後之不喪生母自其

子某始忍言之乎不忍言之而忍為之乎其母元隨本
生父居而未嘗就養其子者死則何如曰本生父主之
歛於本生葬於本生子歸為位而終喪雖父死而迎養
者亦反葬或其母雖生數子而皆為人後者宜何喪曰
所養子喪皆不養則長者喪之可也長以下則全本生
降心喪三年斯不易之禮乎曰小子何敢言禮蓋推本
時制而云然

或曰生母服議雖推本至情然禮無不降生母之文而

子創為此議無乃徇私情而害公理與曰何敢然也天下豈有離情之理耶凡僕所言皆參情與理之中而云耳夫為人後者非樂為人後也痛其無後故也故凡無後者皆天下之大痛也烏有謀人後而先絕所生之後之理乎夫不後吾父母而後伯叔父母此情之所不忍言也然吾父母多後而伯叔父母無後亦情之所不忍言也故不得已而分所後以後之故雖為人後而吾父母固有子矣惟生母則有子無子未可知之辭也未可

知則必為可知以一之曰有二子則降無二子則不降
禮雖無明文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人情莫惜於無子尤
莫惜於有子而無子禮諸姑及姊妹雖嫁無子者並不
降不降諸姑姊妹之無子而反降所生母之有子而無
子者與今雖不降生母而養於私喪祭於私謂私室如私廟
事適母之禮焉何嫌於所後而云害公理乎所後先亡
則歛於寢祭於寢同日祭於別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
則兄弟之母猶母也適子衆子既皆為之杖期可謂非

其子其母與而必奪為人後之子而子之母之何與曰
所謂有子之庶母杖期者惟其子之而母之故謂之有
子之庶母也今必不許其子之而母之直一無子之父
妾已耳尚得謂有子之庶母而杖期之乎夫禮循名而
責實者也故奪其所生子則并奪其適子與衆子矣而
復何庶母之有所謂禮權親疎輕重而為之制者也今
且無言奪其適子與衆子也不降也即降矣不奪矣而
庶母與生母孰親並暮與心喪三年之期孰重喪從其

所親親從其所重重從其所專一則必不於適子衆子而於其所生子矣况不降乎奪乎

或又曰子前議禮甚嚴嫡庶聞者快心今議生母之服而忽反之何也曰非所謂反也前議為君與父言今議為臣與子言故然也君主法以一臣民父主義以一妻子有不可苟徇者臣與子則兢兢惟禮法之守不敢過亦不敢不及安可同乎今學士大夫已事事從俗而於為人後者獨引古禮以絕其所生則不通矣蓋庶母之

嫌嫌於並嫡不嫌於並後今適母繼母在為生母固斬
衰三年矣避為父後不避為人後今不為父後降矣不
降並存之適父母而降兩亡之所後父母此禮之不近
人情者故不容不議也蓋子為人後猶女為人婦嫁女
降父母而不降高曾祖父母又為兄弟姪之妻不降兄
弟之為父後者不降又雖嫁而無夫與子者並不降則
知雖為人後亦必有所不降凡禮無明文而可以意求
者此類是也時制既重生母則就時言時有當然耳若

夫嫡庶之嚴在三代以上者此神聖之制作天造地設
豈容以私意增減其間如用之吾從古

明文海卷一百十八